

·雁郊原乡·

土砖屋

■陆亚利

我知事时，屋场有十几户人家。清一色土砖屋，无石基，盖稻草。多为解放后所建，只有门前塘边的两间旧屋，老辈说是“走日本”时，未被飞机炸塌仅存的，砖头剥蚀发黑。

去别的屋场，见过几幢青砖瓦屋，均是解放前大户人家的宅子，石基石阶，条石天井，重脊飞檐。土改后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分配给了贫下中农，里头住的已不是原来的房主。

我们幼小的心灵中，已种下以穷为荣的种子，觉得青砖瓦房古旧，涂染着地主富农奢华的痕迹，不敢公开赞赏。暗自羡慕，心里却又趋同大人，安享土砖屋的冬暖夏凉。

那时，温饱尚且勉强，农家修建青砖瓦房似是遥远的梦想。屋场人丁渐多，陆续建了几栋房子，我们便成了见证修造土砖屋的最后一代人。

土砖屋虽造价不高，却也是缔造最大家业，总得花费好些年，积蓄谷米菜蔬，请工开餐。又要积攒些资金购买木料，立门窗，架檩梁，作椽条，设楼枕，扎楼板。

屋场属“见风消”地带，不产木材，无以就地取材。买杉木，需从三里多远的马路上，一根一根扛回来。拮据一点的人家，只买整根杉木作檩梁，架不起楼枕，扎不起楼板。甚或买杉树尾子拼制门窗，买南竹剖条替作椽条，省下不少开销。

立秋后，选黏性好的边山田，灌水犁翻耙烂。闷水一两日，排干晒熟，牵牛入田，不停绕圈蹂踏，乡语谓之“蹭砖泥”。男人牵牛锄，拿竹条赶牛，如持规划圆一样转圈蹂踏。一圈又一圈，人牛晕头转向，不时需得歇息一会儿。牛锄绕结牛角，男人叨上一支旱烟，深吸慢吐，望着蜂窝般的脚印发呆。牛儿荡着尾巴，悠悠然然，沿着田埂卷吃枯草。

连续几日一遍遍蹂踏，泥巴越来越黏稠，人牛如陷沼泽，费劲拉扯腿脚，发出扭脱火罐般的叭叭声。泥巴隐去沙性，似发透揉熟的老面，冒起小气泡。切三五寸长稻草节，均匀撒满田面。挑水泼洒润湿，作最后一遍蹂踏，将草节揉进砖泥，强筋防裂。

制作土砖坯，乡语称作“放砖”。秋高气爽艳阳天，正宜挑泥放砖时。清晨，三四人荷锄，七八人挑篾箕，两三人提砖架、端脚盆，翻过后山岭，排开放砖的阵势。

每次上泥前，在篾箕里撒一层草灰，防止粘泥。荷锄人唾手挥锄，上满两篾箕砖泥，挑泥人挂钩起肩。砖泥挑放到事先平整好的缓坡沙地，由远及近，均匀排列。一担砖泥约摸百十来斤，压弯的杂木扁担，洒下一路的吱嘎声。放砖为一家的喜事，上泥的、挑泥的、放砖的开怀说笑，场面热热闹闹。

放砖的男人，多是老里手。盘起不稀不稠的泥团，摔进砖架，压实四角，扶框辘辘。掌心从脚盆沾水，左右来回抹光砖

面，拽起砖架两端的绳套，摁上一个有利砌泥黏合的拇指印，一方砖大功告成。接着放砖时，砖架搁到脚盆，以稻草卷刷洗内框，防止砖框粘泥。砖块约一尺长七寸宽五寸高，泛着湿泥的亮光，四壁隐现稻草节痕，上端因砖框上拉而略呈凹形。不出半日，整齐铺排大半个山坡，蔚为壮观。

千砖万瓦砌屋，如燕子衔泥筑窝，放两三间屋的土砖，多要辛苦三五日。天缘若好，满坡砖三五日才会半干。为防秋雨袭扰，需留有手掌宽的间隙，垒砌半人高的砖墙，上头披盖稻草编织的篾子形“管扇”。秋风拂过砖墙，砖块慢慢风干，砖壁渐出些许浅白色盐霜。

秋阳照拂垛垛砖墙，小孩子穿梭其间，贴着砖缝，闪躲嬉闹，相互寻找开心的笑脸。刚刚识字的伙计，传承哥哥姐姐们的伎俩，用钉子在半干的砖壁上，写下经典咒语：“某某某吃狗屎，八百筒！”还有泄愤的时尚标语：“打倒某某某！”字迹歪歪扭扭，多有叉划磨消的线条，斑斑杂杂，铭刻稚气。

秋收过后，云淡气爽，老天腾出砌屋的黄道吉日。砌匠师傅进场，戴草帽，叼纸烟，操砌刀，个个都有老里手的架势。主刀的师傅焚香燃烛化纸，放响一封炮仗，宰杀一只公鸡，合十请动土地爷，拱手默念鲁班爷。

小工备好基脚片石，架穿门板支架，调和砌泥砂浆。用竹篾铰接的砖架，从后山挑来土砖，码放墙基内外。砌匠“下脚”，以拌和少许石灰的砌泥，浆实筑平尺余深的基脚。不出一两日，房子现出平面轮廓。四角定桩，拉扯水平线，立起门框，正式“走砖”砌屋。

抹砌泥，勾砌缝，打角尺，量靠尺，赛进度，砌匠有说有笑。不出一两日，砖墙高及窗台，立窗框，设架板。门楣、窗楣上砌砖时，嵌入一条寸余宽两三寸长的红布条，渲染喜庆吉祥。

又两日，砖墙到达楼枕高度。架楼枕，搁门板，作平台，支撑扯送砖头、砌泥。横垛子略高于檐口，直垛子两端开始留梯级，直至顶端最后一块砖。内外垛子完工，脊顶“上梁”，在两侧檩梁外端，嵌入宽大一些的红布条，即告举行“圆垛”仪式。

主刀的师傅高立脊顶，默念口诀，撒盐茶米谷，礼神辟邪。手持一只大红冠公鸡，嫩刀宰杀，抛入堂屋，敬奉土地神灵和祖宗老爷。拖长音唱念：“手提金鸡头尾长，张开双翅像凤凰；东家养它来报喜，弟子拿它祭栋梁。”接着“出灯”讨口彩：“新屋华堂四四方，梁柱桁条积沉香；日招财来夜进宝，荣华富贵久久长。”点燃炮仗，噼里啪啦中，公鸡随声挣扎翻跳。时间愈久，预示平安富贵长远，主家愈是欢喜。

圆垛礼毕之时，主刀师傅抛撒喜庆糖果。小孩子和妇女们争先恐后，冒着呛人的炮仗硝烟，一阵阵哄抢。炮仗声平息，贺喜的客人满怀喜悦，入座圆垛酒席。禾堂坪人声鼎沸，土砖屋屹然耸立，秋风吹得炮仗屑满地飘红。

家里有两大间土砖屋，分别建于上世纪六十、七十年代，无楼板，无粉刷。我住过二十来年，亲手在靠床的墙壁糊了报纸。

土砖屋已不复存在，冬暖夏凉两相宜的记忆犹在。



又是一年花生熟

■陈雪梅

这个季节，“双抢”过后，正是瓜果、豆荚最丰腴肥美的时节。

周末的清晨，我最喜欢逛菜市场，当季的西瓜、香瓜，沾着露水的莲蓬、空心菜，水灵灵的丝瓜、豆角、黄瓜……摆满了过道。提篮的、背娃的，买菜卖菜的，形形色色的人穿梭往来，叫买声、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交织着，喧闹又极具烟火气。在本地农户的菜摊前还见大量的花生上市了，肥壮、饱满，剥开一颗，清甜多汁，买来煮熟吃或者晒干生吃，都很美味。

“麻房子，红帐子，里面坐着白胖子”“花生妈妈本领大，生下一堆小娃娃，娃娃个个白又胖，不吵不闹乐哈哈”……儿时与伙伴们传唱的歌谣中，花生最是人记忆犹新。

花生一般种在半坡的沙壤地里，一垄接一垄，从播种到开花，只用一个月多一点时间，而花期呢，则长达近三个月。盛夏时青杆绿叶，繁茂碧翠，绿丛中点缀着金黄色的星星点点黄花，甚是蓬勃盎然。待到立秋后，沙土地下那一团团抱得密密实实、沉甸甸的果实差不多也就熟了。

母亲带着耙子、挑着箩筐去坡上挖花生，我们也欢天喜地提着竹篮子跟在后面。挖花生，耙子比锄头实用，耙子中间镂空，便于松土，又不伤地里深埋的作物。母亲弯腰弓背，右手拿耙子刨土，左手拽着花生藤一提，拎起来在耙子把上敲敲土，以一个优美的弧线抛出，稳稳当当地落在筐里，整套动作一气呵成。

我和姐姐们分工合作，一个跟在妈妈的后面，在翻起的泥土里捡拾掉落的一个个带着泥土的“胖娃娃”，另两个则抬着箩筐找个阴凉的树阴坐下，把花生藤蔓上根须交织的果实摘下来。趁着空隙，我们迫不及待要尝鲜，捡起一颗花生，顾不上洗，两个大拇指顶扣住上端用力一摁，壳裂成两瓣，倒进嘴里，脆脆的花生带着泥土的湿气和清香，好吃极了。

刚入秋的天气依然炎热，烈日下的母亲戴着斗笠，挥汗如雨，不断地舞锄弯腰，汗水湿透的衣背积成一层又一层白白的盐碱。“生花生不要呷多哒，又有洗，拉肚子呢。”母亲在抬头擦汗的间隙望向满嘴是泥、灰头土脸的我们，一再叮嘱。

我们深知每一颗粮食都来之不易，挖过花生的地还得重新用耙子细细梳理一次，很多“漏网之鱼”就是这样被发现粒粒归仓的。花生藤晒干后挑回家，可以做柴烧，做出来的饭菜特别香，而且还是入冬后家中猪食、牛潲中上好的食材。花生担回家经淘洗去泥后，露出更为白胖的外衣。母亲会把长得不太饱满的称为“水子”的花生，加上香叶、八角、茴香放上小许盐煮给我们吃，把那些颗粒饱满、肥壮的均匀摊开在禾堂坪晾晒。

这时的乡村是五颜六色的，刚采摘下来的绿豆、黄豆、刚豆、芝麻、花生、玉米棒子、高粱、红彤彤的辣椒、枣儿，晒满了禾堂坪、晒谷场。簸箕、团筛、笕箕、畚箕都是不够用的，一个一个装满了黄瓜条、冬瓜干、干豆角、茄子榨，晒满了屋前院后，一幅晒秋欣欣向荣的场景。这样的画面，成为我回望故乡秋收的一幅剪影。年复一年，我为着这味蕾上丰收的秋天，回故乡。

有粮在仓，有食材在手，这个时节也是巧妇们大展身手的时刻，似乎连炊烟都是欢快的。白日子里，奶白的炊烟袅袅漫过屋顶，又高又直上云霄；黄昏时，炊烟在村落里游荡，带着一家家的饭菜的味道。里面有煮玉米的糯香，煨红薯的甜香，辣椒炆丝瓜的酣烈，南瓜玉米粥的清甜……丰收的喜悦也会让母亲奢侈起来，往往会装上半笕箕花生炒给我们吃。

在乡村，花生有着特别的深意，也是走亲访友时拿得出手的好吃食。在永州工作的大伯特别爱吃花生，每次回乡，别的菜他不感兴趣，总要嘱咐母亲炸一碟花生米给他下酒。每次喝到微醺时，他陶醉地说：“花生下酒，越喝越有，这是神仙也不换的日子。”大伯临走时，母亲还总要大方地送他一袋土花生。还别说，常年吃花生的他，皮肤红润，耳聪目明，现在九十多岁了，依然每日两口小酒，就着花生米，悠悠闲闲度光阴。

后来，我外出工作，离乡的行囊里总会被母亲装进一袋土花生。那些花生带着家乡泥土的气息和父母的爱，温暖了我在异乡无数个孤独的夜晚。再后来，父母亲经商，也离开了家乡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花生依然承载着故土的亲情和厚爱，换成了舅舅们年复一年给父母亲送花生。父母亲不舍得吃，又装进了我们的行囊。

又是一年花生熟。每一段记忆犹新的回忆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光阴，都在告诉我们珍惜当下，永葆赤子情怀，这也是来自土地的博大与慈悲。

词两首

■刘 伟

水调歌头·桑植归来忆贺龙元帅

少壮誓平虏，百战共和雄。南昌大义扛鼎，入党赤心明。虎踞洪湖旗卷，湘鄂川黔纵捭，敌遁任从容。策马夜郎北，鏖战雪山晴。

帅骁勇，反“扫荡”，寇倭熊。斩关夺隘征讨，嗟叹运神兵。经略边区砥柱，解放屠龙川藏，体育运筹兴。耿耿丹心鉴，惘怅忆元戎。

八声甘州·纪念建军九十六周年

奈何白色恐怖凶残，血流浦江腥。铁蹄民涂炭，千村薜荔，残照哀鸿。志士踵接起义，霹雳响长空。烈火南昌爆，席卷旗红。

井冈朱毛幸会，古田枪跟党，伏虎降龙。叹长征奇迹，遵义起新程。陕甘边，挥师抗日；解放时，摧朽扫秋风。从头迈，倚天长剑，鼎峙于东。



找回自己

■龙建雄

打了一通电话告诉在老家工作的发小，我准备带爱人和女儿回衡东老家住上两三天。他愉快地说，也休几天假，回家陪伴父母，顺带陪一陪我。

早晨和傍晚这两个清凉时段，发小就约我在村子里四周转悠一番：我们曾经一起读小学的学校旧址，过去一起戏水消暑摸鱼摸虾的那一方泥塘，山坳里那养活好几组村民的水井依然清甜可人，沿着修好的水泥路随处可闻大坳里浓郁的稻穗香……连续闲逛了三回，有乡邻忍不住好奇便追问我们：“请问你们这是在找什么吗？”发小乐呵呵地说：“我俩在找小时候的自己。”邻居们瞪大眼睛，张大嘴巴而无语，显然有些惊讶，但很快跟着我们一起大笑了起来。

找过去的自己，这该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呢。

“一纸乡书来万里，问我何年，真个成归计。”“作个归期天已许。”这是苏东坡寄居在外时的乡愁。在我们现代人的眼里，乡愁总是和距离有关，乡愁在多年前是那一一张张的邮票，现如今可以是手机里一张简约的电子高铁票。回到生你养你的地方，年少时的自己仿佛清晰明朗地被找寻回来。

听，那怎么忘也忘不了的乡音，老奶奶婶们惊喜地喊着连我自己都快不记得的小名。树上鸟鸣和田野虫声此起彼伏，不知哪家庭院传来声声狗吠。看，那晨曦里山脚下徐徐升腾起来的袅袅炊烟，一草一木、一树一花、一砖一瓦，和谐共生，安宁平和。读，那新农村的青山依旧、绿水奔流，道路通达、河塘清澈，家乡的山美、水美、人更美。在老家呆上个三两天，你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就会更加强烈。“闲来无事立村头，岁月无忧也无愁。”于是，你这样心旷神怡的时刻，发现离开家乡很久很久的那个自己，就好像从来没有走出过这里一样。

一边是工作生活的万马奔腾，一边是生命本源的返璞归真，人生海海在找寻之间也就增添了无限有趣的意义。